

活動紀錄

鄭邦雄老師紀念專區

--年表

--「黑白與彩色——阿邦的故事人生」紀念活動發言紀錄

時間：2016年6月3日下午2-5時

地點：救國團員林市育樂中心二樓

主辦單位：半線基金會、拓展基金會、埔心國中、員林高中、員林棋社、員林退休暨離職教職員工聯誼會、員青藝術協會、救國團員林市團委會

短片製作：林芳儀

錄音錄影：劉育親、游廉

紀錄：張容嘉

主持人：翁金珠(發言)

「各位好，『黑白與彩色——阿邦的故事人生』紀念活動即將開始，我們先看一段鄭老師的影片，影片由林木柳老師的女兒林芳儀小姐剪輯配樂。

(播放影片)

「在座各位都是邦雄老師的家屬、同事、朋友、學生，今天受主辦單位委託，讓我在這裡做主持人。我們先為林芳儀小姐鼓掌，她把阿邦老師的影片，在短時間內製作完成，用的配樂是阿邦老師最愛唱的念故鄉的曲子，辛苦妳了。

先介紹一下我們的主辦單位：員林高中游校長、埔心國中王校長、員林退休暨離職教職員工聯誼會會長，也是員林高中以前的孔建國校長、鄭邦雄的二弟鄭邦鎮，邦鎮曾選過立委、台中市長未遂，總統也未遂，好可惜，如果您當選，台灣就獨立了。半線文教基金會梁瑞興董事長、救國團員林市團委會李金圳會長、員

青藝術協會理事長蕭漢元、趙宗宋前理事長、員林棋社及拓展基金會。

首先簡單的介紹，今天紀念會的名稱為什麼叫黑白與彩色。黑白就是圍棋的黑白，他喜愛下圍棋，也是一位是非分明的人，所以我們用黑白代表他的人生；彩色是繪畫，鄭邦雄又是一位藝術家，人生多彩多色。從影片能看出他的家庭生活，在日本出生，五、六歲回台灣，然後就一直住員林。他有很多兄弟姊妹，他是最大的，今天家屬大部分都到，對大哥都很力挺。不管什麼活動，他們家人大都會到，是很齊心的家庭。在經濟困苦中，能夠順利考上台中一中、台大歷史系，之後還在埔心國中、員林高中做老師。這種積極奮鬥、力爭上游的精神，是一個很好的教育典範。

在台大二年級時，擔任美術社社長，之後回員林創辦第一屆員青美展，經過這麼多年來，現在已正式立案為員青藝術協會，對員林地區藝術文化的貢獻很大。他上課時，可以用兩隻手畫一張地圖，左手和右手都能寫字，是台灣不可多見的人才。他曾經參加過壁報比賽獲得全國冠軍，因而獲聘為員林團委會的總幹事。最重要的是，也創立彰化縣第一間棋社，每年舉辦圍棋比賽，對在地圍棋的發展也有很大的貢獻。

埔心初中的第一屆學生，64位學生有58位考上高中職，這件事在當時是不可思議的，也因為這樣，各校搶著要他，最後在員林高中擔任歷史老師。他對成績不好或家境不好的學生，會特別關心、並留校輔導，所以被他教過的學生，跟他感情都很好不是沒有原因的。現場有一位胡英燦先生，他感念鄭邦雄老師對他的照顧，有鄭老師才有他，事業有成就回饋母校，已用鄭老師的名義設立清寒獎學金，我們現在為胡先生鼓掌。

他為人處事都是積極正向的，人生中大概沒有什麼悲慘的事情，在過世前幾天，都還參加趙宗宋老師的畫展及史明的新書發表會，像這樣積極認真的人，他的人生其實就是彩色的。

今天黑白與彩色的阿邦老師紀念活動，我們大家就一起懷念他，並分享他的故事。以下先請主辦單位講話。」

員林高中校長 游源忠

「各位在座的貴賓大家好。

我是員林人，國中畢業後，就在地讀書、工作，直到去年，從興大附中調回來員林高中。雖然沒讀過員林高中，但是回來不到一年，就一直有聽過鄭邦雄老師這個名字。他服務從民國 54 到 78 年，總共 24 年，78 年就退休了。當時我還在念大學，所以沒有接觸過，但我在溪湖的校友會聽到他的名字。一位鄭雲霞校友說，當時有個歷史老師，英氣風發、很有才氣，讓我對鄭老師多了一分了解。

另外一次在台南，跟前總統府秘書長廖雅茹一起吃飯，他對我說：當時員林藝文界有四大英豪，我還記得其中兩個是張煥彩老師和鄭邦雄老師。

好幾次聽聞他的學生、他藝文界的同學，說關於他的事情。藉由剛剛開場的緬懷影片，讓我有種感覺，人經歷過一些事，越能進入剛剛播放影片的場域，緬懷鄭邦雄老師的生前事蹟，讓人充滿感動，也傳承了一種精神。他在員林高中孕育了很多英才，真的很感恩，有這個機會讓我們能在這裡緬懷鄭老師。」

埔心國中校長 王甘草

「我們翁前縣長、鄭局長、孔校長、三位校長，還有前輩、在座的所有鄭邦雄老師的親戚、朋友、學生，各位貴賓大家午安。

我在埔心國中服務，對鄭邦雄老師，事實上並不認識，但是上禮拜我們成立埔心國中的校友會，所以有機會跟第一屆的校友聯絡，從他們口中就可以知道鄭邦雄老師是我們教育界的典範。今天鄭邦雄老師過世了，有這麼多好朋友，尤其從我們第一屆校友口中，感受到那一份懷念和感恩。雖然鄭老師在埔心國中只有短短幾年，但教出來的第一屆校友，一直還在懷念鄭老師的恩情，有的當初考到台中一中的時候，其實家境困難無法讀書，但是鄭老師用所有力量幫助他們。若沒有鄭老師，就沒有現在的他們。

像我們的胡英燦校友他捐獎學金，就是用鄭邦雄老師的名義，所以今日埔心國中的學生，也還在接受鄭老師及他的學生的幫助。我沒機會認識鄭邦雄老師，但是我很高興、也很榮幸，能代表埔心國中的所有老師、學生，參與這場追思會，也藉這個機會，向鄭老師和家屬獻上深深的感謝。因為他的用心、無私和愛，教育出埔心國中這麼多優秀的校友，來傳承鄭老師的精神，才繼續幫助埔心國中和很多下一代。我深深的敬佩著鄭老師，很高興有這個機會站在這裡，再一次謝謝所有辦這場追思會的人，也祝福大家平安順心，謝謝大家。」

員林高中退休暨離職人員聯誼會會長 孔建國

「大家午安。我今天兩個身分參加追思會，一個身分是教育界的晚輩，一個身分是員林高中退休暨離職人員聯誼會的夥伴；抱虔誠的心情，和大家一起追思鄭老師。

我在民國六十年加入教育界，這個時候鄭老師已經在埔心國中、員林高中任教。我民國八十六年進入員林高中服務，鄭老師在七十八年退休，所以我無緣跟他共事，我算教育界的晚輩。

101年我從彰化女中退休，退休聯誼會要我來為他們服務、奔走、聯絡，所以我跟鄭老師有多次見面、談話的機會。我從多次跟鄭老師談話，以及從同仁的口述當中，我想做以下的追思，如果講得不對，請原諒。

第一、冰火神功。鄭老師列名在員中四位之一，其中一個原因，同仁告訴我，他夏天都穿厚的衣服，特別是穿黑色的皮衣，冬天都像我一樣穿短袖的白上衣，這個傢伙真奇怪，他練就了冷暖不侵的身體，欸，我現在想想，說不定那是在練冰火神功。

第二、上課精彩。他不帶課本，所有的補充教材，全部都在他腦子裏面。我在六十年念政大研究所的時候，有個同學永靖人，員林高中畢業、姓江，後來他到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書，拿到博士學位，也做過系主任，我後來到員林高中，他就跟我探詢說：『鄭邦雄老師怎麼樣了？』我說：『他很好啊！』

然後他說：『我最佩服鄭邦雄老師，他上課口沫橫飛、滔滔不絕。』

他讓學生如沐春風，學生聽他的課，都捨不得下課。

第三、隨機傳道。愛念書的學生，喜歡他；不愛念書的學生，也喜歡他。我有一次在員林市民生路一家茶行，我去喝茶、買茶，突然有一個社會人士也進來了，茶行老闆就介紹他說，我是員林高中的校長，這位社會人士馬上說：『我也是員中畢業的，我還記得鄭邦雄老師，他當時教的詩歌我也還記得。』他馬上吟給我聽：『

世人都曉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

我心想這不就是紅樓夢的『好了歌』嗎？教歷史的人，也教『好了歌』，然後說好就是了，了就是好，沒有好就沒有了，要有了才有好，一切都歸於空。他這樣隨機教導學生人生的道理，影響學生一輩子。

第四、多才多藝。他做過救國團總幹事，發揮領導、服務、負責、幹練的才華。而且博學多聞，英文的造詣很高，我們英文老師都很汗顏，怎麼鄭老師的英文造詣會比我們英文老師還好呢？這個教歷史的，如果他日文好，我們還不驚奇，因為他在日本生長的。剛才我們主持人也提到了說，他沉迷黑白。我們現在不能一天沒有手機，我們阿邦老師不能一天沒有黑白棋，他每天都在下圍棋、研究圍棋，還創立員林圍棋社，另外也喜歡彩色，喜歡美術，他所倡立的員青美展，一直延續到現在。我剛才從影片當中才知道，他板書寫得非常工整，書法也寫得很好，他所寫的，很多是古老文化的精髓，真的很佩服他的多才多藝。

第五、愛情捕手。鄭老師非常英俊、多才，他有很多紅粉知己包圍著他，今年二月十九，我們退休聯誼舉辦餐會，他來參加時，跟我講兩個故事，一個是有一天天氣不好，一位女老師坐火車從員林火車站下來，走靜修路去教書，結果不小心被冒失鬼騎腳車濺起的泥水，把她全身潑的髒兮兮，跑去求助鄭老師，向鄭老師借裙子，而鄭老師幫她借了件短裙，擔心她短裙太短，上課時會引起騷動，很快地幫她洗好裙子，脫水晾乾給她。

第二個故事是每一年端午節，會有一個女老師拿粽子給她吃，連女老師的老公都起懷疑，還跑來學校看鄭邦雄何許人也，還好沒鬧家庭革命。

有些紅粉知己很多愛情、婚姻的問題，都找鄭老師諮詢。一位女老師，感到很徬徨，這麼多人追求我，要選擇誰呢？沒料到鄭老師卻說，那妳嫁給我吧！後來結為連理，白首偕老。他從愛情的投手，變成打擊手，變成了捕手，緊緊抓住這段婚姻。

第六、歸屬感強。他非常念舊，從哪裡可以看得出來呢？他退休後每年都參加退休聯誼活動，聚餐活動他都會來。他生病的時候，穿得很邋遢，一手拄柺杖，一手拎著袋子趕來參加。今年他來了，他卻穿得很漂亮，容光煥發，恢復往昔的容

貌。他講了一句話，讓我很感動：『只要我活著的一天，我一定參加聯誼會的活動。』對我們的員中聯誼會他非常懷念。

第七、一語成讖。二月十九是我們聯誼會，大家聊天，難得一聚，無所不聊，聊到退休金會被縮減時，鄭老師很瀟灑地說：「我退休已經二十多年，已經領夠本了，隨時都能走了。」四月中旬，就傳來他往生的訊息，五月一號告別式，六月三號追思會。阿邦老師瀟灑地走了，悄悄地走了，留給我們無限的追思和想念。」

員青藝術協會理事長 蕭漢元

「各位朋友大家好，鄭邦雄老師是我們員青畫會的發起人之一，這個會是成立於1968年。

第一次認識鄭邦雄老師，是在我加入員青藝術協會後，我的學長趙宗宋老師，帶我與兩位鄭老師的學生，到員林家裡拜訪，當時鄭老師中風，而第一次看到老師的居家環境，才發現他的生活簡單、沒有特別的布置，傢俱看起來都超過三十幾年，也很愛惜東西。印象讓我最深刻的是，家裡黑板上都是左右相反的字，字體寫得很有力。而我最近在臉書上，也 PO 上鄭老師寫的左右相反的字體，沒想到很多曾經認識鄭老師的人，都憶起這位很棒的老師。而我也代表員青藝術協會，來感謝這位創辦人鄭邦雄老師，有了他們這些老師，才促成了此協會。現在員林的地區藝術風氣很盛行，包括現在員林市長也說藝術造市，代表了有一群人推動藝術風氣，今天我用很感恩的心情，感謝這位鄭老師，他的精神和故事值得我們學習，也感謝能參與這次追思會。」

救國團員林市團委會會長 李金圳

「各位午安，鄭老師在 62 年接總幹事，曾獲選為優秀青年代表，那是很難得的榮耀。我對鄭老師很感佩，雖然不相識，但從影片得知，他真的是多才多藝，為教育典範，讓學生受益良多，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很榮幸來參加追思會，感謝大家。」

半線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梁瑞興

「各位與鄭老師相識老師、家屬、學生，大家好，我對鄭邦雄老師認識有限，但是我非常感動於鄭老師身為台灣人的隱忍、堅持、自信、寬容。這是因為劉峰松老師在鄭老師退休之後，有一天和他聊天，很希望有人把他的一生形諸文字寫成傳記。因此，劉老師一有空，就到鄭老師家，請鄭邦雄老師談他的難忘往事，劉老師很認真的把內容記下來；他倆常常是下午談話，隔天早上五點到七點，劉老師就專注正式寫成紀錄。

曾經好幾次我到劉老師家，他拿出一些鄭老師的人生經歷給我看。其中有好幾段，我覺得很感動、很精彩，且頗具歷史意義和價值。劉老師說：本來只想摘要的寫成簡歷，以備萬一(松按：眼看他快不行了)。但沒想到越寫越起勁，到後來，竟寫了 24 萬字，變成了很珍貴的傳記史料。我跟大家一樣，很希望這本傳記，能早日出版，也希望在傳記中看到鄭邦雄老師看似平凡卻很精彩的一生，以及他生長年代的相關歷史面貌。

鄭老師日本出生，六歲回來，在台灣第一流的大學歷史系畢業。他本可以轟轟烈烈地做番大事，但他甘願只做平凡的老師。在簡要的生平略歷(按為「黑白與彩色——阿邦(鄭邦雄)的故事人生」小冊子)中，我對他的感受是：第一，才華洋溢，第二，很平實，第三，很貼心，第四，很愛台灣。確實是很具台灣人特質，令人尊敬的人物。

而今天為何主題訂為「黑白與彩色——阿邦的故事人生紀念活動」呢?我們知道黑白分明、善惡分明，是人生非常重要的價值。鄭邦雄老師就是黑白分明、正派實在的人。如今，鄭邦雄老師雖然離開了我們，但我們相信他只是肉體的消逝，他可貴的精神，平凡中的不凡，其實早已留在你我的心中。現在，我們就繼續聆聽、分享大家和鄭老師相處的故事。」

員林高中老師 楊祺宗

「我和鄭老師一生緣份很深，同年生在日本治台的時代(日本昭和 14 年，西元 1939)。員林國小時，與他同班同學，他品學兼優是全校公認的天才兒童，十分出名，而我也因愛玩成績又不好，常遭老師打罵，也很出名。六年後(西元 1958)又一起進同一所大學，由於所念科系不同，校園又很遼闊，一年內只遇過一次。第二年遇到他正在找宿舍，乃邀他一起住進我的宿舍直到畢業。他平時作息很特別，常不見蹤影，縱使偶遇也常常行色匆匆，很少閒聊家務事。知道他求學期間半工半讀到畢業，是一起在員高教書以後才慢慢知道的。

我們兩人共同經歷了很多台灣歷史重大事件。首先是太平洋戰爭時(現稱為二次大戰)，美國 B-29 超級轟炸機對日大轟炸(1945 傷亡慘重)。

日本投降後，台灣發生可怕的傳染病：霍亂(cholera)、瘧疾(malaria)及天花(variola)，在全台大噬虐，死了很多人。一年半後台灣最悲慘的二二八事件爆發(1947)，接著是漫長的白色恐怖及世界最長的戒嚴令(1987 才解嚴)的實施，禁錮了台灣人的心靈，長達半世紀之久，慘害了上一代無數的菁英，而我們也無奈地活在鬱悶的惶恐中。

幸賴很多志士仁人、後起之秀前仆後繼犧牲奉獻、努力打拚，終於使台灣晉到民主境地，我們都很感佩。

我們兩人在員高教書服務 26 年後，也一起退休，至今我們相識相交已 67 年，這緣份夠長吧。綜觀鄭老師的一生，他是學生敬愛的好老師，為弟妹犧牲奉獻的好兄長，在社會熱心誠懇的好朋友很多，他安貧樂道、高風亮節、飄逸灑脫、遺愛人間，讓人無限懷念。」

前國大代表 張春男

「大家好，今天我們參加這個紀念會，是因為我們很懷念鄭老師。

民國 40 年讀國小時，在一次朝會中一起執行升旗，因而認識。鄭老師考上台中一中，我比他晚進去，之後我們都一起通車，也包括林木柳老師、羅敏雄等。我跟他的關係密切，他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

他台大畢業要去埔心初中教學前，有一晚，我們在員林公園講話講到半夜，就是在討論將來的社會、政治等問題。他對我說一句話，我印象很深刻，他說：『現在的社會這樣，我們只有一條路，就是 Revolution(革命)。』他立志要做治國之才，所以讀了很多書，知識學問很豐富，準備將來為社會貢獻。我們討論的結果，認為可用喚起民眾的方式，使社會變好。之後我們常常討論這件事。在那個時代，要是三個人常在一起談話，就可能被調查。要喚起民眾，唯一機會就是選舉，我們就討論利用選舉來改變。我們也可能是第一個用錄音機來作選舉宣傳的人。我出來選舉，很多正義的精神都來自鄭邦雄老師的影響。而他懷才不遇，把所有的

知識和精神傳授給學生，所以我覺得能被鄭老師教過的學生很幸運。

鄭老師不只有才能，還有一個特點是他的修養、人品很好。大專生暑訓時，我跟邦雄同一隊，常常遇不合理的訓練，及要絕對的服從。有次軍紀教育時，班長拿出一枝筆問說：『這是什麼顏色？』大家看到筆是黑色，就回說：『黑色。』班長說：『胡說！這明明是白色。目標前方大樹跑一圈。』大家就只好聽命跑步，常來回好幾次，刁難我們。

有一次邦雄跟一群人坐在那邊聊天，班長亂找名義罰他，而我等著看他會怎麼反應，結果他被罰後，面不改色，也沒生氣，坐下來後。繼續跟人家講剛剛的話題，就好像沒發生事情一樣。這一點當時真的讓我很佩服，原來人也可以這樣表現。

鄭邦雄過的人生不是他想過的人生，他有很強的正義感，想為社會奮鬥，可惜懷才不遇，時不我與，雖然過得委屈，但他用全部心力教學，也造福他教導的學生。」

前國大代表 林勝利

「各位好，我對他的稱呼很多，有時叫邦ㄟ、鄭老師，他很瀟灑隨興，不管怎麼稱呼他，也是滿臉春風的對待人。認識他是因為政治的關係，我年輕的時候，受到黃順興、張春男、翁金珠、劉峯松等這些人的影響，我也因而認識到鄭老師。而他不管發什麼活動，都很成功。

在藝術方面，也造就了地方上的風氣。他最讓我敬佩的地方，是當時白色恐怖戒嚴時，他也不畏懼的幫張春男、劉峯松、翁金珠老師的宣傳車寫字，他的字很特別，要學也學不來，國民黨的特務和細胞一定知道是他寫的，而他一點也不懼怕洩漏身份，他寫在宣傳車、看板上的字體，有如千軍萬馬似的，非常有力，有鼓舞台灣人的力量。他為台灣人奉獻自身的精神，我相信他走過的足跡，一定能活在台灣人的心中；他一生都走自己想走的路，不落世俗，值得追思緬懷。」

前台灣師大美術系教授 施並錫

「在座都是在地重要的人文思想人士，跟鄭邦雄認識的，一定有人文思想、有素養的人。我覺得鄭邦雄老師生不逢時，如果他晚一點出生，前年的太陽花，可能不是林飛帆、陳為廷，應該會是鄭邦雄，也許還會帶他弟弟鄭邦鎮一起去。」

有一部電影叫《澳大利亞》，白人問原住民的小孩子：『你們的族群最重要的是什麼？』他們回說：『以我酋長阿公為例，他最在意的是，這一生有沒有留下故事讓人說。』

而今日鄭邦雄老師留下了很多事，讓人口述以外；在座的人也會留下一部一部歷史，像孔建國傳、翁金珠傳等等，在未來大家都能夠見得到。我覺得聰明的人一定要走在時代的先鋒，他的所作所為，都是當代人看不慣跟不上的。鄭老師他走在時代的先鋒，他太早出世了，我覺得他是員林中學裡面的大學教授。他講課從不帶課本。我在民國五十幾年時，學校有兩個歷史老師，一個楊○○，一個叫鄭邦雄；兩個都不帶課本；前一個是胡說八道、後一個是言之有物，兩個差別就在這邊。鄭邦雄老師光是一個鴉片戰爭，可以從學期開始，講到學期終了，還在講鴉片戰爭。中學老師不會這個樣子，因為中學老師一定會趕到第一、二、三月考，按照課程標準來如期完成。所以有好幾次被女學生抗議，因為女生比較會計較分數。在那時代只管分數，不管思想啟發，所以鄭老師真的生不逢時，早生了，天才聖賢都是孤獨的。

雖然我沒有受到他的教誨，但我旁敲側擊，聽到他人對他的印象是這個樣子。民國 55 年到我畢業的時候，他都穿白襯衫，我倒是沒看過他夏天穿黑衣服，真可惜。而他都不喜歡繫衣服，走路搖搖晃晃，如仙風道骨，輕飄飄的，我覺得這個人是很自由、很有思想的，果然認識後，了解他不僅有社會責任心、有想法，而且非常聰明。在學校時，他與威權的教官形成強烈的對比。在學生時代，大家都很怕遇到教官，像遇到牛頭馬面一樣。鄭邦雄老師給我的啟發是間接的，有一次聽到他跟一些學生說：『我們的中學歷史課本，半數以上是謊言。』在那個時代，誠如楊祺宗老師說的，不可能講真話的。

在民國 57 年，幾位南部的藝術家到員林地區跟鄭邦雄老師說：『你們員林真的是文化沙漠，沒有文化素養、沒有像樣的電影院，也沒有畫展，充滿農業性格。』鄭老師受不了激將法，潛能就發揮出來了。他找張煥彩老師等人，成立員青藝術協會。張煥彩老師畫畫跟教學都是很厲害的，人也很可愛，我對他充滿感恩與尊敬。在兩位老師的領導下，民國 57、58 年於鎮公所二樓舉辦了畫展。老師很細膩，知道很多細節，而張煥彩老師則號召了一些英才來參與此畫展、成立畫會。

這個畫會，在民國 60 年初無疾而終，而我回來後，有鑑於此，就協助合法申請

成立員青畫會，我也因為畫畫與他們兩個結緣。鄭邦雄老師做的這些付出都從不求回報，是個不折不扣的人文主義執行者。1964年諾貝爾文學的得主沙特說：『個人如果能安貧樂道的執行人本主義，那這個人終將會得到崇高的敬仰和價值。』

覺得這句話用到鄭邦雄老師、及各位在座的朋友的身上，都很恰當。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他是歷史老師，今天這個地方，代表了一個台灣人的歷史價值及歷史意涵，像座明燈、引領了我們要建構我們的歷史的意志，他的往生，也提醒我們不要忘了自己的歷史。他是很獨派的，很堅持台灣的，不曾忘記自己的社會責任，藉由他的教學來當媒介，推銷自己的理想。

鄭老師那句話：『我們學校歷史教科書，有一半都是謊言。』這句話影響了我，讓我有企圖去研究台灣的歷史，更有宏願的去建構台灣的歷史影像。而這麼好的人，從此就消失在員林這塊淨土上，但願他的精神長存，但願他在某個地方能再來啟發我們同仁、啟發我們的下一代，謝謝各位。」

員林棋社代表 陳焜松老師

「大家好。其實我差邦雄老師十幾歲，但我們因為下棋而認識，知道他的人很正義、為弱勢發聲，我很佩服他。有次我們在棋友社外面邊抽菸邊閒聊到邦雄的弟弟邦鎮，當時要選總統，我有幫他聯署。我們那支菸抽完後，我們變成很好的朋友。之後我們大概一個禮拜見兩次面，常常一起抽菸聊天。他有次跌倒，撞到眼角，一直流血，影響到視力，不太能看字。而劉老師幫他寫回憶錄，卻不太能幫忙校正、修正，真的好可惜。」

彰師大教授 周益忠

「各位前輩、家屬好，我今天很榮幸，能在這裡聽各位前輩講故事，也分享鄭老師的事情，我跟鄭老師以前是社區大學的同事。」

1999年，當年我在彰師大當教授，也在社區大學當老師，後來還擔任主任一職，因而認識鄭老師。他上課時都用左手寫字，看著他繪畫台灣，把地圖畫成一條鯨

魚像一艘大船航向世界，真的覺得他不簡單。說到以前社區大學是以前教育有放牛班、升學班，大部分的人很少有機會能升學，人民的生活也比較辛苦，因而失學了。黃武雄教授等前輩，為了提升民眾的生活知能與智慧，創辦了社區大學。而員林的社區大學也在彰化綠協的努力下成立，是全台第四間的，真的很不容易。

雖然上文史課的學生不多，但是社區大學卻很有理想、堅持開課。鄭老師的精神，不管在員林高中也好、社區大學也好，都能傳播他的理念，不斷的累積民主意識與進步觀念的能量，很有意義。離開社區大學後，多年不見鄭老師，很感謝趙宗宋老師開畫展，請鄭老師來，又才跟鄭老師聯繫。

近兩年好幾次去載他參加各種活動，聽他講分享家庭的事情；他是鄭邦鎮教授的大哥，也真的很有大哥的風範。台灣民主經歷多年，不分藍、綠融合五彩繽紛，這才是翡翠的顏色。鄭老師他有藍色的工作經驗，也有綠色的思想，藍綠若能融合一起將是台灣之福，盼望鄭老師在天之靈能帶領台灣這鯨魚、這艘船，向前行，航向美麗新世界。」

前員林高中人事主任 陳昭

「我認識鄭老師時，是少棒在實況轉播的時候，當時鄭老師、林松源老師、林勝憲老師、林木柳老師，還有一些老師忘記名字了，都會到林木柳老師那邊看電視，看到半夜兩三點，旁邊有豆腐店，我太太會去煮麵線、切蒜絲、拌豬油，當點心吃，我們都吃得很開心；看少棒打贏，台灣當時真的很光榮。

過了一陣子，我被派到員中，主任告訴我，有一位老師退休金都不領，他很困擾，到最後查到是鄭邦雄老師。怎麼會有人不願意領呢？我就去找鄭老師的太太，她以前在彰商教書，我也曾在那裏教過吉他。而他太太是做訓育組長，我就打電話過去，後來跟他約時間碰面，見了面我問他：『為什麼錢放在台灣銀行不去領？』他回答：『我不知道怎麼辦理！』我覺得很慚愧，辦人事的人，真的要付點心力，有些老師很會教書，但是很多生活上的細節，卻忽略了。他不是不要這些錢，他很需要，非常非常的需要。我跟鄭老師講要準備什麼東西，帶去哪裡辦理，然後就可以領這些錢。我記得這筆錢應該不算少，對他是一種意外的所得，對他幫助很大。

我知道鄭老師很愛抽菸，他去我家，我孩子就會反應：『老師您不要抽菸，我在樓上都聞到，很不舒服。』他聽到就嚇到，之後都跑外面抽菸。我在服務人事的這段時間，唯一能幫助鄭老師的只有這件事。而要我回憶，真的是完全空白。」

好友代表 邱創權老師

「大家好，我跟鄭老師是一起吃飯聊天的朋友，我要講的大概都是芝麻小事。邦雄兄過世的前 6 天我們才一起去送林木柳老師（按：指林老師告別式）。

回想 921 大地震以後，我們三個人常在我家樟樹下聊天，從下午兩點多聊到九點多。回憶小時候夢想長大有錢要把“扣仔嘜”吃到飽，聊到對世界局勢的看法。我們都是 1939 己卯年出生的，是小兔子，好友走了，今天站在這裏，有點孤零零的淒涼感覺！

今天感觸最深的，可能是弟妹們。邦雄兄大學一畢業即回到埔心國中，再到員林高中，下課後兼家教，深夜刻鋼版，為了弟妹的學費拼命，讓自己像五十年代的計程車一樣，日夜奔馳。過勞了，20 幾年來只能靠藥物與病魔和平共存。

1999 邦鎮當選黨主席，我們虧他，建國黨鄭邦鎮如果真的「鄭邦-建國」，老兄是大王爺，怎麼消遣。他攤攤手，答非所問，神采飛揚的說：「咱爸常說：「國有宰相，家有長男。」照顧弟妹，我盡力了。」這是邦雄兄一生最大的安慰。弟妹們！大哥走了，你們覺得呢？

另一個群體，應該是學生們。4 月 21 日美國天剛亮，他的學生陳志勳來電話，說接到老師在台灣時間上午 10 點去世的消息，語帶悲傷。畢業幾十年的學生們散居各地，能這樣關心老師，難能可貴。同學們常常說老師上課有獨特的媚力，淵博的學識，精彩的表達，條理清晰，簡約有力的結論，聽得有趣，容易懂，容易記。尤其是歷史課，人、事、時、地、物，不論橫向的現狀與互動的發展，或縱向的脈動趨勢與突發狀況的影響，都能精闢的解說，有如 50 年代的電影廣告：新藝綜合體，保證精彩。我的大兒子也是邦雄老師的學生，他說：聽老師的課如沐春風，旁敲側擊，豁然貫通，老師替學生開導了學習的康莊大道。

二十幾年來，我們常在員林小吃店用晚餐，偶遇他的學生，常被暗中結帳。我們虧他是孔老夫子的信徒：「束脩以上，有教無類。」他瀟灑的攤攤手：「常吃學生的，有點不好意思！」這就是鄭邦雄。同學們！老師走了，你們的翅膀也硬了，各自高飛吧！

在座的親戚、同事、同學、朋友，我們都知道邦雄小時候會讀書、會考試，超越了滿分的追求，操場大考，考卷交第一，挺胸走出考場的模樣，帥勁十足。平時

喜歡閱讀，知識給智慧加了養分。喜歡圍棋，邏輯推演訓練了分析歸納能力，圍地謀略豐富了大戰略思維。和他在一起，溫和、細膩、不多話，小事從不投否決票，也是一個好聽眾。有問題請教，他就不客氣了。歷史題他會鑑古知今，察今知後，包君滿意。問他諸子百家，他可以講個沒完沒了，也可以短時間作簡答。問 ISIS 何去何從？他會從十字軍東征，講到美國石油公司長期操控阿拉伯油井，美國政府利用遜尼派對抗十葉派，製造分裂。阿拉伯民族長期被壓抑，伊斯蘭教長期被歧視，塔里班之後，ISIS 是本世紀的大難題。他能解惑，是良師益友，他走了，我們自求多福吧！

再談談邦雄兄老來知天命嗎？幾年前我們談到林木柳老師好不了，從此他的書房小黑板，多了莊子的「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泛若不繫之舟。」表面上是勉勵自己要大巧若拙，大智若愚。」我覺得不對勁，不符合他的個性。應該是「巧者啊！勞累了！智者啊！憂過了！該解開束縛，泛舟遨遊。」果不然！好友剛走，緊追去了！現在他也許來了，正在現場扮蝴蝶飛舞，不知自己變蝴蝶，還是蝴蝶變自己。也許他正在揮手，他將坐大鯤游四海，乘大鵬翱翔寰宇。我們祝福他一路好走！

莊子說：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但是我們希望他有傳人，他博覽群書，除了博聞強記，有兩套特別讀書法。其一是同類書對照讀，如讀斷代史，同時代各類史集交叉研究，資料完整，尋求全盤貫通。其二，不相關或立論相反的書交叉讀，訓練對新論點的快速反應，在腦海裏激盪出創意的火花。前者符合最近流行的 **BIGDATA** 研究，後者是人腦與智慧電腦競爭的希望，也是佛家的高境界修養-頓悟。期待在座有大智慧者出現，繼續為我們排憂解惑！

今天老友結伴走了，心裏寂寞，話多了，十分抱歉！」

員林學生代表 張嘉政

「大家好，我是鄭老師的初中最後一屆學生，所以我們很有榮幸陪鄭老師六年時間，鄭老師當時是所謂的人氣王。老師有很多種，他是學生很喜歡親近的一種，大家都很期待他的課，上他的課真的很高興，也很有啟發性。

像他在出歷史題目時，都會出交叉年代的題目，所以歷史要考好，一定要融會貫通。

我覺得很可惜，剛剛大家都提到他家庭壓力比較大，年輕時，做了很多事補貼家

用，其實這個實際需求外，最主要的是觀念，他說：人生七十古來稀。他的觀念裡面，他覺得睡八個小時太浪費了，一天可以提二、四個小時出來，能應用的時間就更多了。所以說鄭老師活了七十八歲，但事實上活了一百歲，他做的事情很多。他如能好好養生照顧自己的話，他能活得更久，能帶給更多人歡笑。今天時間的關係，我講到這裡，謝謝大家。」

員青藝術協會前理事長 趙宗宋

「當時翁縣長任期中，員青美展重新恢復，在藝術館風華再現時，當時鄭老師拿起麥克風：『我很不開心……。』當下我們就知道鄭老師又要搞笑了。他說：『我很不歡喜，但我很爽。』(台語)

我是鄭老師的學生，能當他學生真的很榮幸，是影響我一生最大的老師。我很難過，在四月二十那晚，我晚上有夢到鄭老師。

四月初二，我在藝術館展覽，四月初十，我們一起出席一場新書發表會。老師不良於行，我們拜託周教授來開車載我們。他也很希望我們員青能永久發展。明年五十周年，也申請國際展覽。在這裡也跟大家說，之後也想辦鄭邦雄名義的寫生比賽。謝謝大家」

獻詩 學生邱創一

「老師要走的前幾晚，我睡不著，突然靈感來，就寫了這些詩。

『高山吾師：

出日邦族書生學霸驚濤杏林，

入台雄材手談煙斗諳知內員。

深山弟子』

出日邦族就是指邦雄老師是日本出世，驚濤杏林指老師授課的東西都影響學生一輩子

入台指回到台灣，煙斗指邦雄老師愛抽菸。開頭及後面的字為出入員林、一、二行的第三個字指邦雄。邦雄老師能留在員林，真的是員林人的榮幸。」

家屬代表致謝辭 鄭邦鎮

「非常感謝。鄭邦雄的故事，簡單講，像有一齣電影叫「灣生回家」。雖然他在日本出生，在日本出生叫日生、在台灣出生叫灣生。台灣人、日本人都一樣，而日本人在台灣的灣生，回去日本，很想念台灣，思思念念想回到台灣這個故鄉。邦雄的故事簡單講就像灣生回家。這個灣生的灣改成員林的員，像同音員生回家。

在兄弟姊妹中，我受到邦雄的栽培和照顧最多，今日我應該代表兄弟姊向大家說聲謝謝。不過剛剛員中的人事主任陳主任，他說幸好有他幫忙，領到退休金，減少一些負擔，但其實沒有，因為那條錢拿不到，真的要負擔的人是楊祺宗、張春男、林木柳。我大哥每個學期，都去跟人家借錢，來付我們兄弟姊妹的學費，而學期尾再慢慢還，還到快完，新學期又來。所以陳主任您解除的壓力是他們那邊。

施並錫老師，剛剛講的話也沒有很正確，他說我要請他當副總統，他就是因為不答應，所以全台灣的人都在罵你，就欠一咖嘛。總統這局，彰化人不漏氣，但他猶豫。其實施並錫老師跟我是同學，施老師的爸爸施議銘，是我小學的美術老師。張煥彩老師是我要考大學美術科，邦雄特別帶我去張煥彩老師他家補習水彩和素描。其實我小時候也很喜歡畫圖，都是施議銘老師帶我們去員林國小、去彰化八卦山各地比賽，講下去都沒完沒了。

(介紹在場家屬)今天邦雄的家屬，邦雄本人我也相信他在這裡，我們兄弟五人都是阿邦，來現場有三個阿邦，第四個阿邦長年臥病在床，第五個阿邦沒現身，但可能在我們身邊聽我們如何懷念他(指邦雄)。這是我的雙胞胎弟弟三弟、四弟、邦家及他太太，五弟及太太，他太太是埔心人，所以聽到埔心國中怎樣，她都同意啦。三姊麗貞及姊夫，台中縣政府退休，四妹麗文、五妹麗紅、七妹麗彬及姊夫。我的妹妹有三個都念員中和埔心國中，都是邦雄的學生。現在有兩個都在教日文。

今天真的非常感謝，這個場合竟然可以由劉館長和我的長官翁金珠老師來主持，我非常感謝和榮幸。而今天很謝謝有八個單位一起協助主辦，也要感謝員林救國團育樂中心，提供這麼好的場所；這場所很奇怪，剛剛好坐到客滿，也沒人站著，真的很不簡單。我再三地感謝。

今日除了剛剛聽到主辦單位，也聽到在座的朋友講出很多我們不知道的故事，我也不知道邦雄和春男以前在公園在講什麼。

邦雄那時候以前跟我講 **revolution**，我現在還記得。我當時讀初中，他跟我說：『要認真讀書，以後長大才能 **revolution**。』手才在轉，還不知道那是什麼，去查字典才知道那是革命。他交代我要準備就對了。我以前到現在都睡硬板，就是等有一天被 **call** 去時，也不會像阿扁那樣痛苦。老骨釘(硬)康康，老皮勿會過風。(台語)不過革命未成功，那判刑最重的應該要判春男。

因為人家說陳進興被人判死刑槍決，被關在十八層地獄，是最深的那層，有天聽到好像下面還有人，他就摳摳，問說：『有人嗎？』下面的回說：『有啊！』他問：『你是什麼人？』下面回說：『我丟四您老師啦！』(台語)

老師教學生教不好，罪更重。

所以我革命如果成功，也是要感謝張春男老師，這位老大哥；如果沒成功我被抓起來打，他要被打得更大力。

對胡英燄同學，我非常的感動，邦雄每天都在講胡英燄、陳守復，說這班學生，他得意的弟子。蘇東坡的爸爸，有人對他說：你很可惜，你兩個兒子都考上進士，你沒有中！他老爸說：世間最歡喜的代誌，有兩個孩子都考到進士，自己不用考。

鄭邦雄老師最大的樂趣和成就感，都來自這些學生，我也是他的信徒，我也了解他平常在講些什麼。林木柳老師的女兒林芳儀，他傳 **Line** 跟我說，胡英燄要捐獎學金給埔心國中，我除了感動也很贊成。

他 **revolution** 的革命精神，也不只在政治上、建國的路上，在細微的工作也很注重，他生活上的是非黑白，要選總統的時候，黑的白的都要幫我連署多一點票，要把阿扁逼退下來。但邦雄和我討論這些事情，很清楚，不符邏輯，這不是政治的原理，不能讓他們得逞，我們甘願連署沒通過，沒通過施並錫整個放心下來。這個中間有很多事情，我競選台中市長，為了要建一個首都台中，所以要競選台中市長，建國黨也只有派一個出來，那的時候我跟邦雄討論，明天要投票，我們就先結帳，公布競選經費，因為我們小黨都是向別人募款來的，從哪裡來從哪裡去，交代得清清楚楚；不是選後才公布，要選前公布。這款精神都屬於革命的精神，這比柯 P 還柯 P，很早就有不一樣的作風。

邦雄如果有在這裡聽，不只有人誇獎他，也有人罵他，他也有存款 18% 啦。

邦雄他不是很愛乾淨，大嫂有嫌棄過，他邋邋遢遢。而他的日文都差不多忘記了，所以都是妹妹在教日文。

還有一件事，他騎摩托車都是無照駕駛，我有跟他說，但他都覺得無所謂，有問他：『怎麼都沒被抓？』他說：『黑阿，丟安內阿。』

之後他就沒騎車了，我問他說：『為什麼不騎了？』他說：『右手壞了，不能催油門了。』

今天我剛剛聽到員青趙先生，他去史明新書發表會。我在整理邦雄的東西時，有看到史明的新出版、有簽名，他就有參加這個發表會。史明在約在十天前左右，有出版台灣人四百年史三大本，他說缺六十萬，要買一台宣傳車。我說這條我負責，我不是有錢能幫忙，我是要拿書來義賣，因為是義賣，所以賣得比較貴，我分出去後，再把錢收回來，史明中部的那台宣傳車，也是用這方法。

我讀大學時，我大哥跟我交代說：『大學是開放的空間，要無限的發展你自己，精神要貴族，物質要平民。』意思是不要流於俗氣，物質要平凡、舒適，曲肱而枕之，飽食而遨遊，若泛不繫之舟的精神。我也有得到他的提醒。

非常感謝劉峯松老師，作為一個老朋友和一個長輩，竟然在偶然的之間，變成了必然，幫邦雄老師作口述史，真的很難得的事情。

在我們兄弟中，常常在想記錄的事情，但是也想過，我們也是普通人，我們有什麼給人家參考的地方嗎？芸芸眾生，我們都是平凡人。但是劉峯松老師慧眼有注意到這一點，我每次看劉老師寫的文章，每次看一次，就哭一次。邦雄以前到台中一中讀書，家裡沒什麼米吃，煮好的一鍋粥，家裡先舀起來給他當便當，那一鍋只剩番薯籤、番薯葉，這麼多兄弟姊妹都要吃這一鍋，他說他欠兄弟姊妹一輩子。所以這樣的大哥，如果沒人寫起，一切化作風。但是劉老師花了一年去採訪，聽邦雄口述。劉老師說他想集 365 篇，我也一定幫他集到，挺他挺到底。

而劉老師寫到，我們員林車站旁自己蓋的房子是違章建築，被人拆房子的當下，邦雄不在家，我親眼看到，是很悲壯的故事。拆的過程，我現在還是很難過，我媽叫我爸出去，不要在現場，不然看到自己的房子被拆，對一個男人打擊會很大。

所以我一定幫劉老師補充，劉老師已寫了世間唯一的版本，已經完成很大的架構。尤其今天這裡有一本邦雄的年表，也是劉老師從口述史分出來的。再三表示

感謝。

而今天發言紀錄，我和劉老師的心情一樣，很珍惜和感謝，如果能用這些記錄，將來經過劉老師的採用，說不定能再寫出很多懷念的文字故事。或者還有一些舊的照片，也能豐富這本書。而邦雄的藏書，我們也決定全數捐給半線文教基金會（按：已存放於員林市大仁南街 156 號「台灣文化資料中心」），是我們最大的安慰，而之後我的書也是要捐給半線。

再來是棋社要辦邦雄盃的棋賽，我能幫忙提供棋賽的最高品質的賽具，如果要辦比賽，有二十幾塊棋桌能借，我可以負責當橋樑，這以後搞不好能成為風氣。

最後我要跟大家道謝，林木柳老師作為邦雄要好的朋友，他們差不多時間離開世間，林木柳的女兒林芳儀博士，特別跟我說，她一定要幫邦雄做些什麼事情。所以林芳儀博士很用心的把邦雄的兒子拿出來的照片編成了一個短片，非常用心，而裡面短片的配樂為『念故鄉』，德佛札克的新世界交響曲裡的主旋律，那是美國黑人民歌。黑人在受盡壓迫的情況下，很想回家，他 **going home** 的意思，還不只是搬回我的故鄉，而是世界紅塵當中，假使我們都過得很難過，那我們還有個願望，願望我們還能夠回到天上的家。用這一首歌當配樂，也符合邦雄的意思，每次邦雄讀中學回家，他都在教我們兄弟姊妹唱，我願再回我故鄉、念故鄉。大概都是唱世界名曲，平常很少唱流行歌曲。

我很感謝林芳儀博士很用心製作的短片。

也再次感謝大家。」

散會

信函 楊玉君

永懷師恩：紀念鄭邦雄老師

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博士

我 71 年入員林高中的時，就知影學校有一位真心適的歷史教師叫做鄭邦雄，聽講伊真有學問、上課閣足趣味，毋過伊無愛教查某班，所以我一直足欣羨會當乎伊教著的班。若像對高二的熱天開始，阮即班的歷史有夠好運，竟然排乎鄭老師教。聽著即个消息的彼當時，我有夠歡喜，感覺來這個學校讀冊有價值矣。

會使講我猶袂上過鄭老師的課，就已經是伊的「粉絲」矣。老師上課有影足趣味，見擺若是拄著有歷史課的時，我攏精神特別好。有時仔上課講著好笑的代誌，阮佇台下笑 kah 強欲袂喘氣，老師的喙猶原合咧，干焦用目矚微微仔笑，伊智慧的眼神足迷人。

過兩冬，換阮妹妹楊文黛嘛乎老師教著，閣佻老師的外甥女張惠君全班。彼陣，阮兜躡佇水廠後面。定定佇放學的時，看著老師騎オートバイ載張惠君返去您租厝的所在。

佇教室內底，我受著老師足濟的啟發。若是欲叫我具體指出是佻一項，實在嘛講袂出來，毋過，老師的學問佻對社會國家的關懷，表現佇伊的身教，真正是會乎人感動、反省。老師毋但有學問，閣認真。我注意過伊定定佇下課抑是監考的時，會提家已的冊出來看，絕對無浪費時間。佇彼个為著聯考讀冊的苦悶時代，老師的博學乎阮感覺，有一个思想自由的境界，是用知識疊做的磚仔，愈疊愈懸就會當到位的所在。

高三欲拚聯考考大學的時，我照老師教的複習方法，買八開的製圖紙來畫格仔，一個月用一張，佇頂面將高中三年的教材照順序排落去，才照頂面的進度來複習。一個月將所有的教材複習一遍。就安呢，我順順仔讀冊，毋驚漏勾，嘛袂過頭緊張。彼年的聯考，我的國文、英文、歷史分數攏算懸，捌聽英文老師趙玉珠（伊的辦公室座位佇鄭老師的對面）講，聯考成績出來了後，伊提我的英文懸分共鄭老師「展」，鄭老師微微仔笑，講「人阮的歷史嘛考了袂稜啊」。這就是老師教阮的疊知識磚仔个方法，彼真正是有威力的。

畢業了，我離開員林繼續讀冊，等到我閣再佻老師聯絡著，已經是二十年後，我開始教冊的時陣矣。因為感念老師，探聽著伊定定去佇棋社，有一工我就走去揣伊。

想袂到老師猶會記得我！伊會記得我是佻伊的導師班全屆。彼陣伊躡佇菜市场仔底棋社的樓頂，伊的桌頂滿滿攏是冊佻菸屎。我足驚菸味，鼻久會頭痛，為著欲佻老師開講，攏愛忍耐。其實老師點一支菸，欸（suh）較無兩、三喙就共菸頭熄去，伊講伊只是慣習共菸夾佇指頭仔之間，看菸煙一直燴。彼陣，伊夾菸的指頭仔已經扳袂直，伊的聲音嘛比起以早較細聲、較無氣力矣。毋過只要一提起某一个埔心初中抑是員林高中的學生，老師的目矚就發光，歸仙人攏精神起來。伊就會講彼个人是佻一年畢業、伊合誰誰誰全班抑是全屆。老師的頭殼內底若像有幾十本畢業紀念冊全欸，一清二楚。有時仔伊會提筆，用伊已經無真扭掠的手，一筆一筆杳杳仔共人名寫乎我看。

有一年，是放春假的時去揣老師，講起我足愛吃潤餅。老師講伊細漢拄仔返來台灣的時，您阿公提潤餅欲乎伊吃，老師叫是潤餅皮是衛生紙作的，就搖頭講彼：「臭い（くさい）」，毋吃。閣有一擺我聽老師講起另外一件伊細漢的時的代誌，真有畫面，彼陣無錄音，毋過我有寫落來。

我佇日本出生，五歲的時返來到台灣，躡佇淡水附近。彼陣空襲警報若吼起

來，阮攏愛匿入去防空壕。阮媽媽煮兩個妹妹，沒時間管我。我就會烏白走。袂記得毋知是我去防空壕的門口，抑是對潛望鏡內底看著的。彼陣美軍的 B-29 轟炸機來炸台北。但是炸彈煞擲落去淡水河，拄好後壁的建築火燒厝，我看著炸彈激出來的水去乎火映佻攏變作紅色的。

有一暫仔，老師共喙鬚留佻長長，夯一支柺仔，親像一位隱居山中的老先覺，彼陣伊的行動已經不便矣。閣來幾若年，我的研究教學足無閒，我真久無去看伊。有一擺過年寄卡片乎伊，老師隨敲電話來約我見面。彼年是蔡英文第一擺出來競選總統，老師講，蔡英文若是選著，伊就欲辦五十桌請逐家吃飯。彼擺，選舉的結果乎人失望。今年，好佳哉，老師過身進前有看著蔡英文成做台灣的第一個女總統。毋過，伊辦五十桌的心願已經無機會完成矣。

老師過身遐爾仔突然，乎我足後悔最近幾冬無較捷去看伊。六月初三彼工參加老師的追思會的時，因為我彼工有課所以遲到，而且已經有遐爾濟人登記發言，時間嘛已經超過，所以我無起來講話。毋過，我佇台下，一直流目屎，想著攏無半個查某學生來紀念老師，實在真遺憾。

我真希望老師會當知影：會當乎你教過歷史是我的光榮，因為我是你的學生，我教冊嘛絕對無乎你漏氣。我欲佻你全款作一個會乎人尊敬、懷念的老師，這就是我紀念你的方式。